



我是一滴水

■曾威

中国雄鸡一样的地形图上,有一块肥硕的鸡腿状的凸起,那里就是沃野千里的豫东平原,它是河南省面积最大的平原,是华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。位于豫东平原中部的周口市,是“鸡腿”上最精华的部位。

一万一千平方公里的周口大地,放眼望去,坦荡如砥,沙河、颍河、贾鲁河在此交汇,因为这里又是“羲皇故都”和“老子故里”,所以就有了“三川交汇,灵动周口”的美誉。

三条水系中,沙河在此流域最广,影响最深,其重要性如黄河之于华夏,被称为周口人的母亲河。

记得小时候,经常听到关于沙河的传说,她像母亲一样用乳汁养育了那么多优秀的儿女,一代代儿女长大后,通过文字叙说着有关她的故事,她的伟大与传奇。

后来,我长大了,去了外面更大更遥远的世界,但是每年过节,必然要回老家周口,回来看一看沙河,看一看属于自己的过去,也想一想属于自己的未来。

那是七年前的一个夜晚,我站在沙河岸上,望着多少年来默默东去的流水,突然发现我不过是沙河岸边的一棵草、一块石头、一粒尘土,不过是沙河里的一滴水,然而由于青春,由于种种原因,我飘飞的太远了,几乎忘记了自己是谁,来自哪里。

我儿时吹起的泥泥狗(周口传统玩具)还能发出悠扬的哨音吗?我少年时不顾一切跳入的河水还能激起浪花吗?因为我的青年与这块土地、这块土地上的这条河失去了联系,如果再不回头,我的老年会不会如雾霾中的残阳一般苍白?

在矛盾与困惑中纠结了好久,我终于在一个早晨背上行囊,回到了这块生我养我的故土。

然而,失望扑面而来。那时候,周口与外面的繁华都市相比,一切都是那么苍白无力,再加上自己的性格因素。最初回家的欣喜,很快就被不适应和挫败感所取代。

有一段时间,我过得很糟糕,必须在上班之前、下班之后,一圈又一圈地在沙河两岸游走,如磨坊里被蒙上眼睛的驴子,唯一的不同是,我可以走大圈或小圈,走河岸或河岸附近,而驴子无可选择。

但是沙河还是那条沙河,像从前的无数个日月一样,安静地流淌。无论我过得怎样,她都敞开怀抱,像慈母接纳我的到来,任我在怀里哭泣、思索与寻找。

随着时间流逝,我的生活终于渐渐稳定,内心也渐渐安详,如河里悄然流淌的水。我觉得是她安抚了我,每次独坐在沙河岸,总感觉得意时不必狂欢,失意时不必失落,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里,人应该活的像河流一样潇洒。

我买了一辆自行车,只要工作和天气允许,就日日骑行回家,陪伴妻儿老小,品尝人间温馨,去看沙河

的时间越来越少。

但是我的自行车和自行车上的我,依然会在每个早晨每个傍晚穿过沙河大桥,惊鸿一瞥,如幻大千。

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,我看到高楼大厦拔地而起,车流人海穿梭不息,霓虹闪烁灯红酒绿,烟囱高耸滚滚喷薄,这座城市飞一般地奔跑着,与从前我去过的大都市差距越来越小。

像一枚硬币的两面,与此同时,沙河里的水也脏了,鱼儿也少了,多少年来水天一色倒还存在,只是都是雾蒙蒙的灰色。

假设大地是一个人:如果说山是大地鼓起的肿块,那么山上的草木就是肿块颤抖的汗毛吧?如果说河是大地撕裂的伤口,那么河里的流水就是伤口淌出的血液吧?不知道别人怎么看,我每次骑车经过沙河大桥,目睹河里漂浮的垃圾、河滩上抛弃的废物,心里就会特别难过。

那块锤布石还记得,多少年来,我们的祖先吃河里的水,在河边浣洗衣物和身体,一代代人就这样悠然地自生自灭,生生不息。轮到我们这一代时,一切都变快了,突然满眼的工业,麻木代替了热血,而河流像母亲一样,把我们养大了,收拾干净了,自己却变得日渐污浊,憔悴消瘦。

倘若这时候,有人站出来大声说不,并且身体力行地去改变,我们是应该嘲笑排挤,还是给予支持拥护?我注意到,一对夫妇就是这样的人。

他们靠着勤劳智慧,日子过得还算殷实,突然有一天,他们不再进行奢侈消费和无用社交了,取而代之的是,丈夫拿着舀子,妻子背着编织袋,去河边捡拾打捞起了垃圾。

起初,人们以为他俩在捡废品,都说他们家真会过日子。然而他们把捡到的值钱的废品送给了拾荒者,把垃圾倒进了垃圾桶。

大家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他们是环保志愿者。

有人看不下去了,过来帮忙:“你俩在前面捡,别人在后面扔,不是白辛苦吗?”

丈夫笑着回答:“辛苦还有颜色吗?是黑是白人心自知。”

妻子也笑了:“你过来帮忙了,就没有白辛苦。”

那人挠着头说:“也是也是,有时候我也想捡垃圾,但就是不好意思,害怕别人笑话。”

笑话的人越来越少,参与的人越来越多,在河边清理垃圾的队伍日渐壮大。

队伍壮大了,工具自然也要更新换代,为了捡拾打捞更多的垃圾,夫妻俩购置了三轮车,还买了一条小船,并给船上配备了救生衣。他们的环保工具因为经常使用,被磨得发亮,家里的高档汽车却日渐蒙尘。

某一天,一个老汉微笑着加入进来,那举手投足的派头,看着就不是普通人。

果然,夫妇俩见到老汉,同时惊叫起来:“哎呀,局长大人,哪阵风把

您刮来了?”

老汉哈哈大笑:“大人可不敢当,你们才是真的伟大,我早就想过来了,跟着队伍锻炼身体哩。”

老汉有烟瘾,干了一会儿就要抽烟,抽着抽着便陷入了沉思。

抽完烟,老汉说:“回头我征询一下班子意见,给队伍弄间办公室吧,现在人多了,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小打小闹,争取成立个协会,发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。”

夫妇俩眼圈红了,双手合十说:“您是大领导,一句顶一万句,谢谢关心支持。”

老汉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,手一挥:“客套的话不要说,我应该感谢你们才对,但是咱们都应该感谢党和国家,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。你看这次疫情也让大家重新思考起了人与自然的关系,困难无处不在,要相信明天越来越好……我还有个会,得走了。”

盯着老汉离去的背影,夫妇俩小声议论:“多有气魄的人啊,可惜要退了。”

老汉听到了议论,转身笑道:“放心吧,下一任比我干的还要好。”

说完,边走边道:“人这一辈子,当不完的官,挣不完的钱,无论处在什么位置,上无愧于天,中无愧于心,下无愧于民,坦坦荡荡,笑对人生,这就够了。”

我加入了环保志愿者团队。

虽然生活依然像从前一样,心情却一天天开朗起来。我们把打捞垃圾定义为“守护母亲河”活动,每参加一次活动,感觉就像服了一剂精神良药,望着干干净净的河面,心里也变得干净了许多。

我跟那对夫妇已经成了朋友,知道了他们的名字,丈夫叫李森,妻子叫孙彩云。

一次活动间隙,我问孙彩云:“你每天付出那么多,心里感到快乐吗?”

她笑着说:“当然快乐了,比从前天天想着挣钱还要快乐。”

说着就给我讲起了她的故事,从前,她特别喜欢消费,每天穿的衣服都不重样,一周要做三四次美容,但是,就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,好像丢了魂似的。自从铁下心去做公益活动,家里很多东西都送给了需要的人,穿着打扮只要干净大方就行,天亮一睁眼,就想着今天去哪里做点好事……

讲完,她摸摸自己的脸笑道:“你看,以前经常做美容,皮肤也没有好到哪里,现在很少用化妆品,也不是不能见人,我觉有笑容的脸才是最美的。”

这时候,一辆满载货物的大船正在经过水面,她手指着大船的方向说:“那边是咱们家乡新建的港口,从前是一片荒地,经常有人去那里随地大小便,现在港口建好了,花草树木栽起来了,有广场有公厕,人还是一样的人,但拉屎拉尿变成了唱歌跳舞。”

她的话像一扇门,轻轻一推,使

我豁然开朗。

心也是一片荒地吧,欲望和烦恼正如上面从生的杂草,如果不去打理,就会招来蚊虫苍蝇、粪便成堆,只有不停地经营建设,不停地追寻温暖美好的东西,才能变得轻盈自在、丰富多彩。

喔,我懂了。

沙河,如果我还有什么没有写到,恐怕就是你了。但是我有这个本事吗?就算给我一百个胆,我能写出你的平凡与伟大,写出你的风采与光芒吗?

我知道你也不需要写,像慈母不苛求孩子报答一样,你是安静的,沉默的,永恒的。

所以我只能写出一个人的所见所闻,一个人的忧伤欢乐。我什么也不是,只是你河岸上的一株草、一棵树、一粒尘土、一块石头。

一滴水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,风一吹,太阳一晒,它就瞬间蒸发。它曾经为自己的渺小失落过悲伤过,也曾经心气高傲地努力过奋斗过,但是经历了漫长的旅程和心路,它终于领悟到,只有融入河流才能永葆青春。

一条河与一座海洋,海洋与大地,大地与宇宙,不也是如此吗?

沙河,如果我是一滴水,我想我应该为你唱一首歌,一首属于自己的歌,一首自己心中的歌,歌词我都为你写好了:

故乡有一条美丽的河
留下许多动人的传说
爸爸小时候岸边跑过
妈妈小时候桥边唱歌

从何时鱼儿变得少了
流淌的河水有点沉默
我是河里面小小水滴
倒映着忧伤和欢乐

我要伸出手从我做
我是一滴水滴滴成河
我要这条河泛起清波
我要这条河永远快乐

如今这一条美丽的河
越来越变得更加清澈
一群群白鹭翩翩飞过
一队队鱼儿自由穿梭

永远的母亲永远的河
永远的我们为你唱歌
我是河里面小小水滴
永远在你的心窝窝

我要伸出手从我做
我是一滴水滴滴成河
我要这条河泛起清波
我要这条河永远快乐

这首歌如果唱出来,一定要简简单单,一定要朗朗上口,士农工商皆可唱,老人孩子都能懂。

我要唱着这首歌走向你,走进你,如一滴水那样,和你一起向东流去。